

筆記小說大觀集

入蜀吹劍

記宋陸務觀著
錄宋俞文豹著

進步書局校印

平



宋陸務觀著

入

蜀

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入蜀記提要

是書為宋陸游撰由浙至蜀出運河
歷長江入三峽凡所經過皆詳記山
川形勢風水順逆長途跋涉一舸容
與居舟中者幾半載天荆地棘想見
蜀道之難此亦游紀中上乘之作

入蜀記卷一

宋 山陰陸游務觀著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已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堅好。非昔比。亭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申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葉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睿達所書。有碑亦睿達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座大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樂來。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解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晝。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僧為開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案間設礬山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蒞國器司業曄招飲。同集仲高兄詹道子大署亢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木名石鹽。天生此為我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閤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為之絕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晚出湧金門。並湖繞城至舟中。

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閘。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船舫櫛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糴場前。

二日。禹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連三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

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過赤岸班荆館。小休前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為水。會稽山為案。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峯。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賁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

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蟹甚富。午後至秀州崇德縣。縣令石從政郎吳道夫。丞石承直郎李植。監秀州都稅務石從政郎章湜來。舊聞戴子微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卧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間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令問之。云皆信然。今徙居村落間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火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

仰視見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通判右承事郎直秘閣趙師

夔方務德侍郎滋務德留飯飯罷還舟小憩極熱謁樊自強主管樊自牧教授廣抑

子聞人伯卿教授二樊居城外居第頗壯茂實晚歲所築尚未成也隔

水有小園竹樹脩茂荷池渺瀰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遊寶華尼寺拜宣公祠堂

有碑缺壞磨滅之餘暗暗可讀蘇州刺史于頔書大畧言秘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

寺於此其後潮滙澧兄弟又新之後又有賢妹字意者陸氏嘗有女子為尼云然不

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譜澧賴此證誤諱老尼妙濟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白留吸

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晚復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援來援字彥能進士聞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

客自言識毛德昭德昭名文衡州江山縣人居於秀子兒時從之甚久德昭極苦學

中年不幸病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倅廨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花弄影樂章云得句

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呂倅皆在。大光字子充。堂中諫議孫。居第潔雅。茉莉花盛開。

七日。早。徧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泊禾興館前。館亦頗闊壯。終日大雨不止。招姜醫視家人及綯。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溼。少頃霽。止宿八測。聞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蠶蠆可畏。

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遶山。午間至吳江縣。渡松江。風極靜。癰菴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縣石承議郎管欽尉右迪功郎周郢來。縣治有石刻曾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漁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託周尉招醫鄭端誠為統綯。脰脈皆病暑也。市中賣魚鮓頗珍。晚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層塔。煙波渺然。真若圖畫。宿尹橋。登橋觀月。尹橋疑是尹山橋。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沿城過盤門。望武邱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為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鐘聲到客船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許墅。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壟。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識記云。有錫天下兵。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拚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喻子材郎中樞。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持胡牀。手自授謁云。知縣右奉議郎吳澧來。晚行。夜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谿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外。綯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蔣誼。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堅文定公綱之子。教授左文林郎陳伯達。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戶右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子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兒時筆硯之舊也。至東嶽廟觀古檜。數百年物也。又小憩崇勝寺納涼。遂解舟。甲夜過犇牛閘。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覲。至犇牛築壘。即此也。閘水流激。有聲甚壯。遂抵呂城。

開自祖宗以來。天下置堰軍止四處。而呂城及京口二開在焉。

十五日早。過呂城開。始見獨轅小車。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余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尚存。其一為藤蔓所纏。若繫縛者然。陵已不可識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三十餘里。郡士蔣元龍子雲謂予曰。毛達可作守時。有賣黃金石榴來禽者。疑其盜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到朱方。蓋謂此也。按朝日謝集作曉月

十六日早發雲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水晶。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闕練湖。亦佳境。距官道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謂之石翁石媪。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濶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

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外。是日立秋。

十七日。平旦入鎮江。泊船西驛。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閣蔡洸子平。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通判右朝奉大夫章汶。右朝奉郎陶之真。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克。總領司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

十八日。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邲。觀察推官右文林郎徐務滋。司戶參軍左迪功郎楊沖。焦山長老定園。甘露長老化昭來。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峽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傅詩所謂白狗到黃牛。灘如竹節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閘。至潮閘而止。

二十日。遷入嘉州王知義船。微雨極涼。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集衝公堂後圃。比舊唯增染香亭。飲半。登壽邱普照寺。終宴。壽邱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尚存。寺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因賜名普照寺。僑置僧伽道場。東望京山。連亘抱合。勢如繚牆。宮寺樓觀如畫。西闕大江。氣象極雄偉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狠石。世傳以為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遊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拜李文饒祠。登多景樓。樓亦非故址。主僧化昭所築。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過於舊。邂逅左廸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容字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為石壁峭絕。誤矣。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鉢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祠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無他祝史。然勝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初紹興末。完顏亮入

寇。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禱於水府祠。請事平奏加帝號。既而不果。隆興中。敵再入。有近臣申言之。議者謂四瀆止封王。水府不應在四瀆上。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完顏亮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攻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錄。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獻獻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

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遊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蹋金鰲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為詩讖。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耆年伯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鼉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為神霄宮。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為塔。且增飾之。工尚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毛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為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船。陸路有聲。

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卽老言。蜀中梁山軍鷺鷥。為天下第一。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鵲山。舊傳有棲鵲。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為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為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止在江面。去舟財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霽。遂至瓜洲。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幃。

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絕。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遲回。久之。舟人以帆弊。往姑蘇買帆。是日方至。檣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兩日間。閱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金山塔燈。

三十日。

八蜀記卷一終

入蜀記卷二

宋 山陰陸游務觀著

七月一日。黎明離瓜洲。便風挂颿。晚至真州。泊鑒遠亭。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楊溥有淮南。徐溫自金陵來觀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鑒鎮。或謂周世宗征淮時。諸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德中。升為建安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即軍之西北小山置冶。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聖像。既成。遣丁謂李宗諤為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真州。而於故治築儀真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真郡。舊以水陸之衝。為發運使治所。今廢。

三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數年前頗盛。攜統遊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後。廢壞。滌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閼壯巨麗。復為荆棘荒墟之地者四十餘年。乃更葺為園。以記考之。惟清醺堂。拂雲亭。澄虛閣。巖復其舊。與右之清池。北之高臺尚存。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為蔬畦者。尚過半也。可為太息。登臺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留。辛巳之變。儀真焚蕩無餘。而此寺獨存。堂中僧百人。長老妙端。常州人。